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UN LIBRARY  
JAN 14 1991  
UNISA



Distr.  
GENERAL

A/45/917  
S/22051  
8 January 1991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大会  
第四十五届会议  
议程项目43  
塞浦路斯问题

安全理事会  
第四十六年

1991年1月2日  
土耳其常驻联合国代表  
给秘书长的信

谨随函附上1990年12月28日北塞浦路斯土族共和国代表厄泽尔·科拉伊先生阁下给你的信(见附件)。

请将本信及其附件作为大会第四十五届会议议程项目43的文件和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穆斯塔法·阿克欣(签名)

附 件

1990年12月28日

厄泽尔·科拉伊先生

给秘书长的信

奉我国政府指示,针对希族塞人代表安德烈亚斯·马夫罗马蒂斯先生在第三委员会就议程项目12的发言,谨就其中对土族塞人方面的一些指责和控告提出答复,尤其是关于“失踪人员”问题的指控。希族塞人代表利用这个问题大做文章,全然不考虑失踪人员的家属,无视所有列入记录的事实和证据。

首先应该强调,希族塞人方面一有机会就利用这些次要问题做文章,是企图掩盖对联合国安全理事会1990年3月12日第649(1990)号决议的消极态度,转移人们对核心问题的注意力,而根据该决议,必须现实、真诚地对待这些核心问题。这些核心问题至今没有讨论,因为虽然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649(1990)号决议要求双方以平等地位举行谈判,但希族塞人方面一直在破坏谈判进程,为阁下的斡旋工作设置重重障碍。

虽然希族塞人行政当局不断在失踪人员问题上做文章,但土族塞人方面一直很耐心、很克制,我们知道对毫无根据的指责进行无结果的争论只会使失踪人员问题三方委员会的任务更加复杂。然而,我想对希族塞人代表在第三委员会发言中的一些毫无根据、与事实完全不符的指控提出答复,以纠正这方面的谬误:

与马夫罗马蒂斯先生所说的恰恰相反,塞浦路斯问题是1963年开始的,是由于希族塞人发动武装进攻,企图消灭土族塞人,然后将塞岛并入希腊。失踪人员问题委员会1990年4月11日的新闻稿证明,这个问题始于1963-1964年,从那时以来,约209名土族塞人仍然失踪。失踪人员问题委员会的希族塞人成员季俄希亚迪斯先生也签署了该新闻稿。历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定期报告中也清楚记载了1963-1974年期间土族塞

人的苦难,在此不必重复。

希族塞人代表企图把失踪人员问题说成是只影响到希族塞人方面的问题,并企图把在找出“失踪人员”下落方面没有取得进展的责任推给土族塞人方面和土耳其。1974年,塞浦路斯发生了由希腊操纵的政变,企图将塞岛并入希腊,为此,土耳其及时进行了合法的干预。希族塞人方面声称,相当多的一部分失踪人员是平民,这些人的失踪是土耳其的干预造成的。实际上,在1974年夏天被杀的希族塞人大部分是7月15日的流血政变造成的。通过这次流血政变,臭名昭著的恐怖主义分子尼科斯·桑普森成为塞浦路斯“总统”。

关于这一点,我应该指出,宣称失踪的1 619名希族塞人之中,根据希族塞人的统计,只有30.31%是平民(其中92%男人,6%妇女及2%儿童)。即使证实大多数这些男人是“后备役军人”,而失踪的803名土族塞人之中,99.40%是平民(其中71%男人,12%妇女及1%儿童)。

据称希族塞人一方有证据证明:1 619人中大多数在被俘后还仍活着。他们如果拥有这种证据,就应该提交失踪人员问题三方委员会以便作出评价。马夫罗马蒂斯先生也应该提到1976年3月11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发表的声明,其中指出被捕往土耳其的所有希族塞俘虏已被送回并在南塞浦路斯释放。从相片或档案认出其中某些人士的说法也被在瑞士的专家研究这些相片后予以驳倒了。

马夫罗马蒂斯先生说由于对程序问题上的分歧在1981年后不久就休会的失踪人员问题委员会于1984年5月重新恢复活动,这是不正确的。事实是:失踪人员问题委员会是因为1984年1月2日拉乌夫·登克塔什总统提出的全面和平建议而重新恢复活动的,建议包括呼吁重新恢复失踪人员问题委员会并邀请当时的第三名成员即已逝的克劳德·皮劳德先生来塞浦路斯以便开始接触。失踪人员问题委员会于1984年3月14日举行第一次会议。

马夫罗马蒂斯先生又再次重复了希族塞人的一贯指控:由于(a) 职权范围受到限制和(b) 土族塞人的不合作,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个案件得到“解释”。当然,

这些是希族塞人一方知道是没有根据但却继续当做宣传散布的指控。欧洲理事会1987年4月6日第5716号文件中也明确批评了这种消极的行为(赖森和安德烈亚斯·马勒在塞浦路斯实地调查访问后所编写的报告):

“在认为被迫失踪是一项危害人类罪和因此是不受制于时限的,大会最好考虑其历史背景。1963-64年以及1974年塞浦路斯发生的事对两族是如此地悲惨,因此应当设法尽量避免延长两族所受的痛苦。我们理应有权想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加快调查工作的一种可能办法是不是对在上述期间直接或间接造成失踪问题的行为宣布大赦。欧洲历史显示,在流血冲突之后,大赦往往为恢复和平铺平了道路。

在这种精神之下,对失踪人员问题不应该过度宣传,从而使失踪人员问题委员会的工作不受阻碍。报告员只能对利用这个问题以达成政治宣传目的极力提出抗议。”

马夫罗马蒂斯先生错误地声称,土族塞人方面不愿意向失踪人员问题委员会提供关于失踪人员下落的具体证据。从1974年7月凯里尼亚·博加兹一战中阵亡的一名希腊人或希族塞人士兵手指上取下的一枚图章金戒指以及从同一战役中阵亡的另一名希族塞人士兵衣袋中取出的军人身分证足以揭露马夫罗马蒂斯先生的不诚实。上述物件是由一名在凯里尼亚·博加兹土族地区抵抗希族塞人军队攻击的前土族塞人战士自愿提供的,然而,希族塞人方面似乎并不感谢我们交出这些具体证据,因为自提供上述具体证据以来,一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但是,他们仍然不同意从他们的失踪人员名单上删除这两名希族塞人士兵的名字。

另一种无稽之谈是声称北塞浦路斯土族军事当局拥有所谓的官方记录,而他们却无法调阅记录,了解希族塞人失踪人员的情况。事实上,根本不存在这种记录,他们也没有向失踪人员问题委员会提供任何有关证据。

马夫罗马蒂斯先生抓住失踪人员问题委员会会议也反复提出的“更高质量证据”的概念,因而也提出了一些建议,作为“实际措施”,他自己认为应该采取这些

措施,使失踪人员问题委员会能够取得“更高质量的证据”。这些建议(我不在此加以复述)既不属协议的失踪人员问题委员会职权范围,又没有必要,或者说不实际,例如,提供给失踪人员问题委员会的法医专家的证据说明,即使能找到遗骸也根本不可能辨认,何况找到遗骸本身也是不可能的。

鉴于上述情况,希族塞人的要求和反要求显然在妨碍失踪人员问题委员会的工作。交给委员会的十分明确的任务是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与塞浦路斯的两方合作,完成一项人道主义任务。希族塞人一方在这一问题上没有表现出诚意和明智态度。他们指控土族塞人一方不合作,却自己逾越指导失踪人员问题委员会工作的职权范围,以便拖延这一问题,进行政治宣传。失踪人员问题委员会已无法作为一个双方接受的中立机构有效进行人道主义工作,就如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649(1990)号决议和阁下的斡旋任务作为今后谈判的基础正在遭到破坏一样,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们没有满足希族塞人的要求,没有为他们自己的非法政治目的服务。

北塞浦路斯土族

共和国代表

厄泽尔·科拉伊(签名)

- - - - -